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176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政治·外交

對日決鬥之認識與策動（8—9章）

對日管制概說

對日和約問題

對日絕交論

對日抗戰的基本問題

對日問題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176

政治
外交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對日決鬥之認識與策動（8—9章）

對日管制概說

對日和約問題

對日絕交論

對日抗戰的基本問題

對日問題研究

第八章 考查兩年抗日的成績

第一節 軍事上抵抗的計畫與教訓

1. 抵抗的先決

東北淪陷已是二年了。這其間抵抗的成績，幾乎完全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自然是很很多，但是全國的不統一要佔重大原因，因為不統一，所以就不能用全力來抵抗，雖然就用全力未必能勝利，但決不至像現在的慘敗。不過要是在這種慘敗中，能換得有價值的教訓，痛定思痛，走上正當的道途，向前去奮鬥，又未始不幸中的大幸。

兩年來所爭論不決的，就是安內攘外的先後與並舉問題。這問題雖然包含政治經濟軍事，尤以軍事為重要，換句話說，這些問題表示於軍事上，就是對日戰爭與剿匪問題，本節的討論，即以此為重心。

甲、攘外兼安內——攘外係指對日抗戰，安內係指剿匪。因為認定兩者均為中華民族生存的大敵，兩者二而一，無分彼此，所以一方面抗日，而同時亦不放棄剿匪。本年四月九日蔡廷鍇在香港談話謂：「現在南昌告急，汀漳亦危，目前救國，非抗日與剿共，雙管齊下不為功。」此外主張雙管齊下者尚多，然可以此言為代表。蓋主張者以目前不抗日，無論於道義生存，決不容如是作去，即肯忍辱負重，亦難得安全之保障，故勢非抗日不可，同時，以赤匪無民族觀念，決不能合力對外，若疏於防範，則一旦赤匪擾亂長江，危及首都，不但政府之存在岌岌可虞，更恐外人藉此干涉，別生枝節，不僅動搖抗日勢力已也。所言於理自無不通，鑒按諸實際。中日之實力懸殊，欲求對

日單獨作戰，尙須相當之準備，益以赤匪披猖，更難兼顧，內外夾攻，兩相牽制，不僅一事無成，根本難以立足。明之滅亡，其病如是，明朝遺臣夏允彝有云：「我之兵力每以討寇，寇急則調兵以征寇，東夷急又輟剿寇之兵，將以防夷。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爲矣。」夏氏所謂寇，爲流寇李自成，所謂東夷，卽爲滿清。以言今日之共匪勢力蔓延之廣，幾等明末之流寇，而有組織，有計畫，有主義，有奧援（第三國際及日本）則過之，現在之日本，其野心之大，兵力之厚，更非滿清所能比擬。倘今日猶欲抗日而兼顧剿匪，雙管齊下，必致蹈明之覆轍。明之亡，實先亡於流寇，滿清則滅流寇，而入主中國，則今日之雙管齊下，恐政府先亡於赤匪，而最後赤匪乃爲日本所滅。故在今日必須審緩急先後之宜，謀分別處置之計。

乙、攘外後安內——以二者不得而兼，則捨安內而圖攘外。或以攘外亦所以安內。就前說，以爲日人野心無限，既取東省，又奪熱河，既奪熱河，又襲華北，得甯望蜀，將無止境。不如對「同族中表示退讓」，可公開與共黨負責領袖，謀有條件之政治妥協。並引歐西之例爲證，謂非可恥事情。且可合力對外，一舉而兩得。較緩和者則主張「防共抗日」防而不剿。政府以八分力量對外，以二分力量防共。抗日果有成績，則政府威信既立，衆望所歸，共黨不肅自清，不打自倒。政府抗日果無成績，政府威信不立，民怨所集，則今後共黨則不勝剿，清不勝清。今日不先對外而先對內，結果共與非共，恐又同歸於盡而已。這就是彼輩「防共抗日」政策的意義。此義似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殊不知和共既不可能，防共亦難成事實。蓋共如可和，則國民黨早日容共，又何待今日之和共？吾人回憶滬戰時，共黨在滬聲明願與中央合作抗日，事實上不但無誠意之表示，反聯日以夾攻國軍。在滬共匪的口號是擁護反日士兵，反對反日將領，其行動是積極設法離間反日的隊伍，無異間接幫助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本帝國主義者正以飛機大炮轟炸我抗日的戰士，以殘暴的手段殺害我無辜的民衆，至少是滬市已處在帝國主義者鐵蹄之下，然自命爲反帝的領導者，自命代表無產階級的共黨，從容表示他的意見：「不要慌，蘇維埃的道路是中國革命唯一的道路，」「我們蘇維埃得到了中國整個政權的時候，再從容來反帝。普羅詩人擊其斟滿了葡萄酒的琉璃杯，高唱

其「紅旗十萬下長江，顯我普羅列塔利亞之威光！」的詩句，（見讀書雜誌九一八週年號九一八週年的清算）最近共黨負責實的劉小萍的翻然悔悟所發表的宣言中有謂：「只有共黨領導的紅軍，在抗日軍隊的後方，擾亂破壞，才是幫助帝國主義發展，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具體表現。」其他自新共黨要人，都有同樣的證明。由此可知江西共匪阻撓國軍抽調援助滬戰是事實。同時我們看到，「九一八」，「一二八」的發難，正是共匪勢力窮竭之時，從最近的日本陰謀中，接濟赤匪又作為中心的工作，可見日本與赤匪正互相利用。要想和共來抗日，又何異是夢想。當華北戰事開始時，蔣委員長北上坐鎮，江西赤匪即計劃反攻。南昌頓呈危急。所謂八分抗日，二分防共，又不為事實所許可。若要在日本與共匪夾攻之下，表現抗日成績，更不可能。蓋抗日之事，為民族殫精努力之大工程，決非少數人及短時間所能濟事。何況還有赤匪從中牽制。所謂「防共抗日」，不特事實上不能行，亦且有意為共黨張目，蓋依此主張，使共黨可自由搗亂，政府則不可對內。於理不通，於事有害。此萬不可者也。就後者言，所謂攘外即安內之說。亦屬昧於事勢。蓋主張者以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若能對外作戰，必能引起各黨派之團結，則不安內而自安矣。且引德國普魯士戰敗法國而為完成統一德國之事業為證。殊不知兩年來的事實，證明兄敵戰於牆，而弟助其侮。往事昭昭，可以覆按，如共匪之與日本有遲緩關係，前已論之，即所謂漢奸，如郝鵬一流，當華北軍包圍平津，形勢吃緊時，彼則乘機擾亂津市，國家主權派，自承為愛國，然不惜勾結日本以奪取政權，雲維周，王捷俠等之脫離該黨，發表宣言，即為此事，此等人無復若何希望無論矣，當華北戰爭之時，遽則有新疆之亂，川黔之戰，近則粵港竟派人運動華北前線將士倒戈，此事余嘗間接聞之於華北抗日最烈之將士。天津大公報對此輩均有警告。該報三月二十七日之社論題為「警告兩種人」，有云：

「天津常為謠言中心，有時亦非謠言，而確有其事實。如最近頗傳偽逆黨，在津活動，將不利於祖國。又有一輩，其性質雖非漢奸，而欲挑動內爭，以達其政治慾望，此輩屬於國民黨以外者反少，大抵來自港粵間也。吾人對於此輩中國人願與以總警告，此無他，凡行動結果不利於祖國，而便利祖國敵人之進攻者，不啻

其所持理由如何，皆爲全民族所共棄。不特爲虎作倀之漢奸，將來其本身及其子孫，皆必然遭最惡之報，卽雖非漢奸，而在此國家嚴重關頭，興風作浪，攪亂大局者，亦爲國民公論所不容！」

大公報之指，部謂「雖非漢奸」，蓋冀其尚有廉恥之心也。實則彼輩冥頑不靈，警告不能破其黨心之利慾。乃於五月十三日社論「警告爲虎作倀者」。又云：

日來南天門戰事，愈益激烈，我軍抵抗之強，犧牲之鉅，堪爲民族爭光。乃不幸在此抗日劇戰之中，一部分失業軍人，落拓政客，頗有勾結敵人爲虎作倀者，道路傳聞，頗足令人詫駭。吾人痛心國難，憂慮將來，願矢垂涕而道之誠，爲關係者一陳利害……」

彼輩平時勾結日人，甚至造成團體，不惜以中國斷送日人，然一遇政府，忍辱負重，免爲彼輩陰謀所誤，則一變而爲抗日，其攻擊停戰者，振振有詞矣。不知內幕者，惑於彼輩漂亮之文章，以爲決不至反覆矛盾若是，曾不知彼輩大抵皆一度或數度掌握政權者，其在朝在野之言論之相去爲何如，彼輩言而無信，行不由徑。目的在作官，不知有祖國，故不問國難若何嚴重，皆不惜搗亂以求作官。漢奸由他笑罵，大官我自作之，假定政府崩潰之時，只須日本大封其官吏，則彼輩可以俯首稱臣，此於事實上證明攘外非所以安內，而爲亂內，蓋華北停戰，彼輩無所施其技，否則，愈犧牲之後，則彼輩搗亂之時正多，而計亦可售矣。退一步言之，縱無此種現象，然今日之中國，孰爲普魯士，有無普魯士抗法之準備？有無普魯士抗法之實力？無準備，無實力，欲以此效法普魯士，獨力打倒日本，以爲統一之號召，能乎不能？此皆爲兩年軍事抵抗之教訓，非可輕易而致者。願國人識之。

丙 攘外先安內——吾人從上論中，亦可反證攘外必須安內。此爲兩年來事實上所昭示吾人之途徑。又於第一章中固明對日作戰，現非其時，而必須有相當之準備。於此之外，吾人之立論爲統一。惟統一乃能準備，惟統一，準備始能生效。蓋統一卽爲安內。世未有國內有腹心之患，及有互相鬥爭之勢力，而能抵禦外侮者。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卽是此端。故必須內部健全，乃能抵抗外侮。衡諸歷史，諸葛孔明在後出師表中云：「思惟北征，

，必先入南。」所謂「入南」，即爲去除後顧之憂，猶不若今日中國匪患之甚。列甯於革命勝利之初，毅然對德停戰，承受重大之屈辱犧牲，以清俄境內之反動勢力；而樹立蘇維埃政府之基礎，時至今日，蘇俄仍顯出售有國防經濟上重大利益的中東路，不願在內力未充實以前，輕啓戰端。因一國生命之存在，不可憑血氣之勇，簡單的觀察，以戰爭爲嘗試，所謂攘外先安內，爲當然之步驟。具體言之，剿匪即爲抗日的先決條件。某種人多疑與日停戰，爲放棄抗日，謂對日可諒解，對同族人何事不能諒解，實屬謬誤之至，吾人與其謂剿匪，毋寧謂抗日的準備。

2. 抵抗的計畫

吾人對日之抵抗，前題無人能否認，惟須視各人之抵抗計畫爲何如？言抵抗的計畫，率多憑恃理想，紙上談兵。言詞務求激烈動聽，事實困難置諸不顧。茲分別論之：

甲 整個抵抗

整個抵抗，若在將來適當時期與日本決鬥時，毫無疑問題，若在現時，則有考慮的餘地。論者以對日抗戰範圍，應不限於一隅，必須迫其對全中國各口岸作戰，使其軍力財力悉耗於大規模戰爭之中，然後其力乃能竭，其財乃能盡，且國聯今之所以不封鎖日本，良以封鎖未必有效耳。若吾人能以全國各口岸與日本相週旋，則國聯爲阻止日本破壞中國全部市場起見，斷無不封鎖之理。日本一方既因進攻中國而失去一部分市場，一方又受國際封鎖而失去以工業品交換歐美原料之利益，同時大規模戰爭所消耗之物力又非常之巨，先天不足之日本，實無持久支撐之可能，故吾人如能準備最大之犧牲，且爲長期之抵抗，則最後之勝利，將非吾人莫屬。是言雖亦有可能，然其病在不真切。日本現時誠有危機，而中國尚不及日本。今日之戰，戰場均在國境，作戰發動之權，操之在日。誠如所云，日本不利於大規模作戰，彼必一隅攻我，而其他僅出之以封鎖，試問我將如何迫其大規模作戰，或曰，殺其僑民，收回租界，必不爲日本所能堪，自必起而大戰矣。然如所言，日本果有弱點，則以海軍封鎖各口岸，斷我對海外，及長江南北之交通，則我何所恃爲抵抗之工具？而此種封鎖，若滬戰前，僅不許中國輪航之通行，或更以飛機炸斷各鐵路之聯絡，未必即能引起國聯之封鎖，武力干涉，更談不到。若謂我以要塞截擊其海軍，則同時各要口能否任此？如是則我後方接濟既斷，形勢已困。其視此次華北之戰，我已力竭聲嘶，究能增加若干兵力

於前線乎？是整個抵抗之計未成，而其失敗終不可免，其能優於此次一隅的作戰乎？若日人之力，足以支持數年，不惜擴大戰線，不僅以海軍封鎖沿線，且進而派兵夾擊贛鄂剿匪之軍，則匪共四出，只共禍蔓延，中國更難於應付，其亡可立待，彼時縱遭國際干涉，其變化轉向何方，正未可知也。大江南北既非我有，其謂華北尙能支持乎。今日華北之停戰，毋事謂當局受此種宣傳之誤。蓋當局或以華北戰後，必能得列強精神上物質上之支持，然事實上華北戰爭歷時數月，精神與物質之支持，果何在乎？其視比利時之對德抗戰，即有英國之援軍，其相去爲何如？雖非列強在政策上之不助力，實非實力援助之時，因實力援助，必須有大戰之決心與準備，否則，心有餘而力不逮，亦惟有作壁上觀，使日人進至黃河爲界，列強一時亦必不動手。然則予我以損失爲何如？當局經此教訓，覺長期抗戰，今尙非其時，以是毅然停戰。絕非放棄抗日之政策。雖然，整個抵抗政策，非不可行，然行之以時，行之有備，我有備則實力充，得其時則外援至。整個抵抗之結果，勝利乃有可期。今人於現時動以不整個抗戰責政府，抑何不思之甚也。

乙、澈底犧牲——整個抵抗，本屬事理之當然，若不出之於時，而預有準備，則整個抵抗不但可能，亦且速禍。吾人於澈底犧牲之見解亦然。所謂整個抗爭，係指全體而言；所謂澈底犧牲，因抵抗未盡其力而發。其言曰：軍事上之勝利，必須償付相當之代價，固非可以伸致者！拿破崙戰爭，每日陣亡二百三十三人；克里米亞戰爭，每日陣亡一千零七十五人；巴爾幹戰爭，每日陣亡一千九百四十一人；歐洲大戰達一千五百六十七日，協約國方面每日陣亡五千九百六十六人，同盟國方面每日陣亡二千三百七十八人，平均每小時陣亡三百四十五人，每一分鐘陣亡五十一人。吾歐九一八以不抵抗退出遼吉，將士並無若大之犧牲，後雖稍有抵抗。截至去年止，每日平均陣亡不足百人。其戰鬥之平凡，可以想見。其辭若有憾焉。但今年華北苦戰，死傷計六萬五千餘，若以陣亡三萬計，則每日平均約三百五十餘人，雖此數不甚可靠，已較進步矣。吾人於此，有一事實須認識者，即歷次抗戰，均取守勢，或遊擊戰爭，其死亡若此，已足可觀。若改爲攻勢，當百十倍於此。歷次之戰，所不得不取守勢者，以器械懸殊，

若取攻勢，犧牲固屬徹底，恐一敗將不可收拾。雖欲求今日忍辱負重，再圖報復，亦不可得。吾人若不求工具之改良，坐視將士之有敵機之重彈，吞遠射之砲彈。雖犧牲而無益於戰事，故欲犧牲必須具有相當之攻擊器具，我雖犧牲，敵亦難免，是犧牲乃有意義。此其一。犧牲之場合，必在勢均力敵之時，否則，一擊即敗，更何從有巨大犧牲之事實。過去正式軍及義軍之在東北與日抗戰，大都避實擊虛，鮮對壘之戰爭，故其犧牲少，降而至淪戰，其戰非不烈，但以後援因故障不至，不能繼續犧牲，以造成更大之成績。熱河無若何戰事，幾與不抵抗等。其所以致此，因軍權不統一，事先不解決湯玉麟，蓋有所顧慮，不解決湯玉麟而至如此，又爲人所詬病，實爲無可奈何。就華北之戰言，中央西北兩軍之犧牲最爲壯烈，然因戰線延長。各軍分組責任。然東北軍之疲敝，已幾失戰鬥力，遼東西之安全退却，遂致搖動喜峯口古北口之戰事，蓋因軍隊素質不同，又非一時所可改革，至華北之戰，雖不能咎東北軍，然亦不能謂無影響。同時中央已無若何軍隊可以增援，西南方面則官傳出兵達半年之久。及至北方停戰協定已有成議，始開始動員，事近於滑稽。於此種條件下，欲求澈底犧牲，其可得耶？此其二。或云：「我如有整個計畫，全體動員，即令國防全無，要塞盡失，出莫大之犧牲，與敵五十年之奮戰，則我有餘力，敵且自斃矣，遠之如拿破崙之侵俄，近之如日軍六師團之侵西比利亞，俄人不言抵抗，僅努力奮戰，致敵方挫敗而退，乃得鞏固國基，其言追責生之見。現時中國產業未經開發，交通亦未完善，其能支持五十年之久耶？吾恐一二年後海口封鎖，交通斷絕，至少大半地區饑且死矣。如現時之不一致，其能全體動員乎？平津形勢危急，而漢奸反動之乘機搗亂，反日見活躍，其能支持五十年之久乎？似之對法對日，其所以能告成功其亦有似好，其亦人自爲戰乎？環境不同，妄引比例，況華北一戰時僅三月，而戰區之逃難者踵相接，已屬無法救濟，即使盡以澈底犧牲故而犧牲，其華北於戰受傷之軍士，亦將坐視其特斃耶？凡此皆爲國家戰爭準備的缺乏，不教民戰，而驅死於戰。其澈底犧牲之謂乎？故所謂澈底犧牲，必使作戰有準備，指揮能統一，軍民合作，在一定計畫下犧牲，犧牲乃能澈底。否則，某部力量方欲爲國犧牲，而他部力量反藉他人犧牲，而得有賣國之機會，是犧牲不但不足以救國，反足以誤國。

總之，敬個抵抗，澈底犧牲，均為應有之義，然必須審擇時勢，準備實力然後可。決不能但求理論之圓滿，而忘却事實之困難。四月十一日之大公報社評有言曰：

「現在國難嚴重，冠絕古今，則共抗日，固須兼顧，民生國計，更宜統籌，邇來全國精神，益入血脈奮張之中，喜聽激越之談，惡聞平實之論，然今日之事，漸到緊急關頭，許多事實，乃能與不能問題，真是非無關，民衆可以不顧事實，政府豈能全憑理想？當局既受國民付託之重，現在將來，均有責任，務須高瞻遠矚，剋制環境，而不為環境所困。……」

斯論洵屬恰當。明夫此，則可知政府之抗日，守而不攻（非不應攻），保存實力，與充實實力，因計畫大規模抗日，在將來而非現在，其所以必須如此者，事實而已，無是非可論也。

3. 抵抗的教訓

兩年來軍事上由不抵抗以至抵抗，由非正式的抵抗，以至正式的抵抗，其各種教訓極有價值，為吾人所應永矢弗諼者也。

甲 不抵抗的惡果——遼吉之失，全由無抵抗。其所以不抵抗原因，不外有二：（一）為對日本侵略的野心與計畫未有瞭解，（二）為畏懼日本的兵力，而不敢抵抗。因為對日本侵略的野心，沒有歷史的觀察，對日本新發生的事實，沒有去研究，無觀察無研究，以為日本決不至如是蠻橫無理，不顧一切，入據東北，所謂演習，挑戰，僅認為示威，所以不問事實，竭力退避，以至軍隊被繳械，軍實被掠奪，乃至公私財產，均被搶劫而無術挽救，及日佔遼吉，猶以日本重演佔領濟南之舊劇，終須撤兵。詎知一念之差，鑄成大錯，若當時認識此種二十年準備的暴行，必然爆發，也應事先防範，不致手忙足亂，而聽其宰割了。因為畏懼日本兵力，所以不敢抵抗。這未免過信統計，在統計上所顯示，東北當然不能以日本為敵，但是為自衛計，犧牲的精神不可不有。比利時自知不敵德國，然有犧牲精神。因為有這種犧牲自衛精神，纔有立國的資格。當時縱不能犧牲，亦應為抵抗的退却，使實力不致大損，以為捲土重來之計。或者說，當時若加抵抗，那麼責任問題就不容易辦了。其實這是無關係的。東北的無抵抗而加於

日本的責任，未必重於有抵抗的淞滬之戰所加於日本的責任。假定當時知道日本的決心，預先準備抵抗，或自知不敵，預先將軍實運走，軍隊則化整爲零，不斷的鬥爭，則日本併吞東北，必較困難。偽國或不能成立，在外交上亦較易應付。縱偽國成立，軍事失敗，結果亦不過如此，所以當時的不抵抗，實爲失策，勝笑外邦，遺羞後世。不過有一點我們須認清，東北軍事當局的不抵抗，固然由於缺乏遠見，無勇氣，但是事實上東北軍隊向受日本顧問的指導，在先天下下了不抵抗的素質，同時漢奸過多，縱欲抵抗，彼輩亦必多不聽命，如熙洽，張海鵬一流何莫非任軍事上之重責。日本數十年的準備工夫，至此其效益顯。這雖然是過去的事，我們不要忘了這種寶貴的教訓，不抵抗三字，亦不要再在中國人的口頭中發現。

乙、非正式的抵抗——遼吉之不抵抗，爲世所詬病，及日軍侵黑，馬占山奮起抵抗，雖軍上無若何成績，然此種抵抗之精神，足洗無抵抗之恥辱，同時喚起義勇軍之奮鬥，其功足多。馬占山雖屬國軍，然非奉命抵抗，故不在正式抵抗之列，且自黑垣失陷後，馬之行動，已成爲義勇軍化了。所謂非正式抵抗者，即以義勇軍之奮鬥爲代表。說起義軍，無人不肅然起敬，但是提起捐款，却有人藉故逃避，這是證明對義軍抵抗的重要尚未明瞭。

就義軍的重要性說，義軍的抵抗，關係中國存亡至爲鉅大。現在中國，還不能準備到可以與日本一拚以前，世界大戰尚未爆發以前，這種義軍的奮鬥，在抗日方面成爲極重要的一件大事。惟其如此，日本出其全力以打擊義軍，因爲義軍的活動，不但是在外交上使日本不能炫耀偽國統治之能力，且足使日人一切宣傳不能順利進行。最重要是使日本不能發展東北經濟，而坐享其利益，與安然移民。過去東北的安定，成爲日本的生命線，今日東北的混亂，成爲日本的滅亡線。因東北的擾亂，由日軍橫暴而起，不但不能望其發展，即已有的經濟利益，亦有不能保持之勢。若我義軍爲其消滅，則東北的富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垂手得之，安然守之，不出十年，彼必進而亡我全國，稱霸全球。此與義軍之抵抗，有重大關係者一，日本之目的，不僅在佔取經濟的富源，且欲以彼之移民，壓迫我東北同胞的生存。日本國民誠不宜於海外移住，即在台灣，猶且失敗。然今日情形，殊不爾爾，姑無論彼以韓民

作前驅，綽有進行之餘地，而許多地方，氣候土質，較日本北海道，尤宜居住。故自日本內地移民東北，非不可能。觀其於經濟困難中，費巨大經費，爲武裝移民，但以義軍之抗爭，仍鮮成效。若義軍一旦爲其消滅，彼之大量移民計畫實現，則不特東北非復我有，亦永無恢復之望。此與義軍之抵抗有重大關係者二。

義軍抵抗，其作用如此，反證日本消滅東北義軍作用亦在此，就義軍之抵抗經驗說，過去二年的抵抗，義軍全盛達三十多萬，比日軍之在東北者多三倍。但迄今損失三分之二，其所以失敗之由，極有探討之必要。在最初義軍風起雲湧，甚爲發展。因自日俄戰爭，郭張之役，許多武器淪入民間，同時日本組織或收買馬賊，借給槍械，使其擾亂治安，預爲彼入寇時供其利用。這樣結果，使民間槍械極多，社會秩序常不安定，所以民衆不得不起而自衛，無論男女，十九均能射擊，這樣便造成了義軍的基礎。一遇異族壓迫，即會表現民族精神。這是在數量上質量上具有特殊優勝的條件。同時有天時地利的條件，因在青紗帳時期，一切飛機大砲都失其效力。又遇嚴寒時期，日軍亦不易活動。以言地利，有深山密林可藏，對於地理熟習，進退飄忽無定，遇大隊日軍，避鋒不戰，但暗遣散隊，迂迴以逼其後，或復要隘以邀擊之，日軍防不勝防，常受損傷，若遇小隊日軍，則集合數倍人數，圍而殲之，無一漏網，迨日軍大隊趕至，則四散無踪。日寇窮於應付，而表悲觀。本莊繁曾說：「若清除東北敵軍，非用三年工夫，十萬精兵不爲功。」二十一年六月上旬日本國會開會時，曾有議員質問荒木陸相，東北義軍何時可以平定？荒木答：「平定『滿洲匪賊』，即增調十萬軍隊，亦非數年不能成功。而況現在軍力不足乎？」與荒木同爲日本二大軍閥之真崎參謀次長，（閣院宮載仁親王名爲參謀總長，等於傀儡）曾赴東北考察一切，在錦州附近曾被義軍襲擊，回國後，於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對新聞記者亦發表悲觀論調，謂「渠個人對於滿洲問題之結果，並不過具樂觀。」荒木，真崎爲日軍事當局之論調如此，蓋日多出兵，則財政困難，少出無則於事無濟，又日前駐俄大使田中郡吉氏到東北視察後，回日在商工懇親會上的講演，題爲「我所見的滿洲」載在「藏前工業會誌」，（日本東京工業會誌）八月號，其中對我義軍的活動，表示不易消滅，謂弄久了，不但財政不易維持，而且軍人也會發生變化，所以不勝懸念

之至，其言實極痛切。此外如日本成女高等女學校校長宮田清到東北考察回來，作了一篇「日本把滿洲怎樣辦？」登諸教育週報，彼雖爲教育家，亦不免具有民族惡感，但認清消滅義軍爲不可能，又新聞記者的言論，在此時期，大都如此。這是因爲該時期義軍全盛時期，到了現在的感想就不同了。

義軍予日軍以重創後，雖使其國發生悲觀論調，但日人却不因此而消極，而仍當有希望的工作去幹，獲得成功之果。只有中國人常犯了相反的毛病，只看到事的一方面，或者只照現狀演繹。所以看到樂觀的事實，專抱樂觀，看到悲觀的事實，專抱悲觀，甚至因抱樂觀，總想不用費力而期待幸福的降臨，抱悲觀的，以爲事實既不可挽救，還是由他去罷。不去掙扎，而延頸就戮。結果樂觀不成，悲觀的倒成了事實。殊不知人定勝天，只要我們自身努力，環境是可以改造的，日本人的打擊義軍，就是明證。反之，我們如果能反其道而行之，也未嘗不可轉敗爲勝，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配談義軍的失敗。

義軍外來的危機，均足招致失敗。第一，用金錢收買義軍，或尙未加入義軍的綠林好漢，供其利用。我們看到改編的偽軍，偽警之多，殊堪駭異，雖其間亦有詐降，隨時反正，然日本此種政策，已收相當效果。第二，不顧事實造謠言，一方對我民衆宣傳義軍抵抗之不利，紀律之壞，並對關外同胞接濟義軍者，加以轟炸的恐嚇，對關內則造作義軍惡劣消息，使人生不良印像，而不去援助義軍，一方面對義軍造作中國內地的謠言，以懈其鬥志，說中國政局如何變動，雖不合事實，然義軍不易得關內消息，易受其欺，在事實上證明，此種宣傳政策亦收相當效果。第三，以高價收買糧食運大連或日本，使內地糧食缺乏，價值提高，意使義軍所至之地無以爲炊，因是義軍活動，大受影響，第四，以鉅金誘募民兵，每兵每月給予薪金二三十元，惟應募者須自帶槍枝，以甲縣民兵關乙縣抵抗義軍，則假以應戰不力或其他罪名，繳其槍枝，予以殺戮或遣散，另一方面辦聯村自治，縣設團長，區設區團長，村設村團長，名爲抵抗義軍，實亦驅取槍枝，使義軍無擴展之可能。第五，軍事上最近更在各要地建築砲台，與永久駐兵「所需之兵營，地點以滿洲里，齊齊哈爾，哈爾濱，三姓，洮南，長春，延吉，錦州，朝陽爲第一步根據地

各地除九一八以前軍隊駐紮外，更計劃增加四師團至六師團之兵力，以資分配，東京日在鄉軍人總會通令各地支部。組織義勇隊及屯墾團，強制報名出發東北，消滅義軍，又不准鐵路附近栽種高粱，使義軍無在鐵路地區活動之可能，尤慘者以重量炸彈轟炸我非戰鬥區域，盡量摧毀，使義軍民衆無立足之餘地。

義軍內在的危機亦多，第一，義軍雖善射擊，僅優於遊擊，而不善於正式作戰。因為義軍既無良好的組織，亦未受相當的訓練。雖敵人相同，而步調不一。組織的份子有正式軍隊，民團，反正的匪賊，頗爲複雜，故不能成爲堅強的力量。第二，因無組織訓練，所以紀律也不嚴密。所到之處難免不擾民，如最近鄭桂林在冀北的騷擾，不僅損害義軍聲威，亦且引起民衆之反感。第三，義軍最充足者爲破釜沉舟之奮鬥精神，而最感缺乏者衣食，就糧食說，東北原自給有餘，但自九一八後日軍的蹂躪，農民不能按時耕種收穫，農民多變爲義軍，收穫必少。何況經過水災之後，而日本又從事高價收買，足制義軍的生命。就衣服說，雖然不需軍裝，但是禦寒衣著不能不有，因東北氣候常在零下數十度，斷指裂膚，非一腔熱血所能抗，因作戰或被日壓迫而四散，即原有的衣著，亦不能攜帶。實爲奮鬥之極大障礙。第四，更就武器說，當然不及日本遠甚，即就此劣等武器子彈的補充，還不能盡量接濟，軍事上還有倖存的餘地麼？第五，在前方觀敵，爲國犧牲，固是義軍的責任，在後方接濟，毀家毀難，莫非民衆的義務，但言接濟，政府如何，因事關秘密，不得而知，就民衆說，一部份人似積極援助，但是也有不少人藉口經濟困難，而一毛不拔，誠然，中國國民經濟破產，誰屬有錢？但是却有錢影印藏經，修白馬寺，修孔廟，花數十萬，使班禪開什麼「時輪金剛法會」，更有大送款子去遣散張宗昌遺妾。小資產階級，他儘有錢去賭博，送禮，娛樂，却無錢捐助，有些人竟借捐義軍的招牌，大賣遊藝會的假票，大揩其油，錢捐到了手，是否又送到義軍，還是疑問？義軍捐款雖尚在清查中，然觀察情形，難免不有舞弊。說來真是痛心，這也就是義軍的危機。

總括義軍有若許危機，怎不招致失敗？但是只要大家認識義軍之抗爭，關係重大，無論處境若何，忠誠的積極援助，其退出東北者應加改編訓練，不樂觀，不悲觀，邁步前進，將來必有成功之一日！

丙 正式的抵抗

淞戰爲國軍正式抵抗的開始，迄華北戰爭，在暫時已告一段落，兩役戰事均甚激烈，淞戰自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晚起，迄三月三日止，第一期爲鹽澤的開北市街戰，我軍完全勝利，但房屋損失不少，第二期爲野村的要塞戰，開北戰事仍繼續，日軍亦遭失敗。第三期爲植田的陣地戰，於開北吳淞之外，側重江灣廟行。欲實行中央突破，戰事亦最激烈，其間互爲勝負，我雖保持陣地，但傷亡不少。第四期，爲白川於正面維持原有戰畧外，並實行迂回攻擊，由楊林口等地登陸，迫我軍之後退。此次作戰範圍僅限淞滬附近三十里內，而日軍竟以七萬五千人，野山砲約二百門，戰車百餘輛，飛機二百架，大小戰艦五十艘，總噸數五十萬噸的優勢兵力，壓迫我十九路軍，第五軍等五萬人，野山砲（迫擊砲步兵砲不計）共計四十門，飛機二十餘架，結果犧牲百分之四十之兵力而退華北戰爭，今年一月初榆關戰役起，迄五月底止。其間榆關戰役爲華北抵抗之先聲。是役日軍六七千人，野砲數十門，重砲若干，戰車九輛，向我東北軍何柱國之第九旅猛烈進攻。僅數小時，第九旅石世安團在猛烈砲火下突圍而出，而後衛安德一營，全營覆沒。此次事前華北當局猶無決意抵抗之準備，致在敵陸海空軍立體式的環攻下完全失敗。熱河戰役係爆發於二月二十一日，迄三月三日止，日軍僅以五萬兵力，并附偽軍六萬，我則熱軍，東北軍，係殿英軍，義軍等總數約二十五萬三千人，熱軍多倒戈，不倒戈，亦無戰鬥力，反致牽制東北軍，此後義軍亦不戰而退，僅東北軍及孫殿英軍略有抵抗，更因湯玉麟惡政治之影響，民團亦多牽制我軍，并引導日軍進襲，以是戰役急轉直下，造成失敗之新紀錄，以二十五萬大軍，僅耗去實力百分之六，即放棄熱河良好之天然丘陵地帶，足見作戰精神之脆弱，又在此二十五萬人中。除死傷一萬五千及退入察境之孫殿英調占海湯玉麟等共五萬人。退入冀境之東北軍二萬，合計共約九萬人外，其餘十六萬軍隊或降逆或潰散，足見軍隊素質之低劣。自熱河失陷，日軍繼續侵襲，又引起激烈之戰爭，自三月五日起至五月底止，爲抵抗時間之較長者。其中以古北口喜峯口爲最激烈，犧牲則以中央軍爲獨多。冷口方面戰事平凡，尤以東北軍之成績爲最下，溧東一路多不戰而退，致牽動大局，長城失陷時，我軍之集中於平榆大道者，已達三四十師之衆，超出日軍十倍，在在均可猛烈轉移攻勢，克復熱河之一部。

但以指揮之慎重，一部軍隊，無戰鬥力，致於失却良機，而終不可收拾。

總括歷次抵抗所得教訓，綜合觀之，得下列數點：

第一，準備的不週——戰爭的準備，必須有決心，有軍力，而為適當之配備，然後敵來乃能應付裕如。以言決心，如熱戰，張學良，尤以湯玉麟存心敷衍，日人之侵熱，在失陷熱河之前一年，即已公開宣傳，而熱境前線，有溝而無壕，略掘數尺土，聊作敷衍，亦未配置有力部隊，交通佔軍事重要地位，熱河既罕鐵路，則運輸全賴汽車，行汽車必須有道路，然熱戰開始。始有議修平熱公道之報，因沿途崎嶇不平，軍運實感不便，平熱當局在熱戰前一年有餘之時間竟未事先修築，所有汽車所用汽油，亦未於行軍必經之地儲備，乃臨時專恃商店供給，以致熱戰事發生之第二日，承德汽油即每箱漲至十六元，其他各地且無從購買，北方軍事當局之昏聩，不知平日究為何事，以言軍力及其配備，在熱戰期間，何地應守，何地應戰，固當早有通盤之籌劃，而防軍所在，亦當為軍事電話所貫通之地。然湯玉麟則於日軍將至平泉之時，即已不知其部下在何處，吾人由此可見在戰爭未發生之際，守土將士及主持大計之人，均不曾審察地形，布置防線，即在戰事發生之際，前方與後方之間，亦無任何之聯絡。似此失敗，寧非當然？此皆可為而不為。我滬戰則事出倉猝，而準備未成，當局初無戰意。然日本偵知弱點，全力不斷進攻，我最高軍事當局雖明知劉河空虛，然因種種阻礙，一時援軍不及趕到，以致早敗，非戰之罪也。榆關戰役因毫無準備，失敗時間最短，華北戰役較有準備，故其失敗時間較長。因是吾人斷言，過去失敗，未周密準備為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指揮的艱難——中國軍隊，向多私人軍隊，非其軍原有之長官，輒難指揮，而此長官，又常保持其獨立性，不能絕對服從命令，又因軍隊編制不統一，軍力配備，頗覺麻煩，尤以各軍所用軍械不同，接濟補充，困難尤多。因此往往人自為戰，因戰鬪力之強弱不同，步調差異。但各部隊往往過分宣傳，使最高指揮部失却正確的判斷，此以熱戰為甚，華北戰爭，尚有最高軍事機關指揮，但亦難靈活。滬戰時，亦不免有過份宣傳，造成個人英雄。

不顧政府計畫。日足爲讀者告者，中央毅然以第五軍歸十九路軍之指揮。而第五軍亦服從十九路軍之指揮，實爲一良好現象，不但如此，蔣委員長且不欲顯第五軍之名，當時對外，均用十九路軍名義，以表現我國軍戰鬥力之強，且以淩戰勝敗，決非個人或某一部之榮辱，生死與共，況於榮辱何有？因是當時不但非一般民衆所及知，反動派且資爲藉口，曰：中央任十九路軍孤軍奮鬥，是故迄今猶多知有十九路軍而不知有第五軍也，吾人所知第五軍之戰績，較之十九路軍，容有過之。其所以隱而不顯者，於指揮上有此美德故也，特爲指出，願國內軍人效法焉！

第三，器械的懸殊——近代戰爭之勝敗，或乎人者多，而繫乎器械者少。所謂器械，則有優劣之同。日軍自淩戰步兵肉搏失敗後，自知其所短，即充分利用其優良之軍器，擇我弱點攻擊，有時陸海空軍同時並進，實施大量砲擊與爆炸，以飛機在我敵壕上空，散煙幕爲大砲轟射標準。非俟我陣地爲其所毀，或至破碎支離，其步兵不出現於我有效射界之內。而此時其步兵尙必施放煙幕，由戰車逐段開拓進路，緩緩侵入我陣地內部，一遇我猛烈抵抗，即復行退出，再以飛機重砲，縱橫掃射，非徹底摧毀我工事不止。我方輕兵器固差於敵人，而重兵器尤爲欠缺，射程亦不及敵人遠。故於開戰之初，我軍惟潛伏壕內，聽其轟擊，工事佳者損失少，次者損失大。待其接近，始以輕兵器還擊，再近，則與之肉搏，此外毫無辦法，若激於義憤，改守爲攻，則須冒濃密無間之機步槍火，又須飲飛機大砲之巨彈。則我傷亡慘重，亦不能勝。所謂大刀一類武器，只能用於衝鋒，或利用機會暗殺，若任敵人嚴密警戒下，而又不以步兵接觸，則無所施其技，勿謂只有大刀即可敵大砲。即器不相等，亦易吃虧，如淩戰時曾有我機二十架，終以日機以多取勝，犧牲無益，停止參加，華北戰役則根本未參加，即爲此故。設我每一師正面，有一中隊之驅逐機完全負責捍衛陣地上空之任務，再以野山砲五十門以上之砲兵集團任攻擊之骨幹。戰事即有勝利之把握，故歷次戰爭之敗，非我軍士之不勇，器不如也。

第四，人才的貧乏——我國過往將士，多未受高等軍事教育，不學無術，勢之當然，因而失敗，亦非無故，黃紹雄於評論華北抗戰失敗原因有言曰：「國家平時不培養高級的軍事指揮人才及幕僚人才，而臨時難救，既感困難